



## 韩升看杏花

□陈金裕 文/摄

我来象山新桥韩升，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回杏花。

车子停在村口，往东走，远远的，山坡上便浮起一层粉粉白白的颜色。起初是淡的，像谁用清水调了胭脂，在天际抹了一笔。走着走着，那颜色渐渐浓起来，浓得化不开，浓得你要眯起眼睛去看。

那些杏树，枝条横斜，花开得满，看不见叶子，只剩下花。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粉白相间的，像小女儿家脸上那层着色。蜜蜂在花间嗡嗡地闹，闹得人心也跟着忙乱起来。风一过，花瓣便簌簌地落，落在头发上，落在肩上，落在地上，铺成薄薄的一层。这时候你站着别动，闭上眼，就能听见花开的声音，那是极轻极细的响动，像春蚕在吃桑叶，又像夜雨在润万物。

村里静得很。偶尔有鸟叫，叫一声，停一停，像是在试探这春天的深浅。远处传来蟹钳港的潮气，润润的，带着点海塘里特有的腥甜。这声音不吵人，倒衬得杏花更静了。

往里走，看见一座石亭。亭子不大，四根石柱，顶上瓦片破了好几处，漏下几块光斑。以前，这地方是通往宁海、象山的要道。那些赶考的读书人，挑担的商贩，想必都在这个亭子里歇过脚。那时节，想来也有杏花吧？他们坐在石阶上，掸去衣上的尘土，抬眼望见这一片粉白，心里会想些什么呢？大约也会发一声感慨：又是一年春好处。

我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儿。风从破瓦的缝隙中钻进来，凉丝丝的。忽然想起一句诗：“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这话说得真好，好得让人心里一酸。花还是那些花，人却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赶考的，经商的，早不知哪里去了，只剩下这座破亭子，守着这片杏林。

出了亭子，往高处走。路越来越窄，野草越来越深。回头望，整个山坡都在眼底了。杏花像一片粉白的云，浮在绿树丛中，浮在海港边上。

蟹钳港的水蓝汪汪的，风从港上吹来，带着水的凉，花的香，让人忍不住要多吸几口。

走得累了，找一棵老杏树，在树底下坐下来。树皮皴裂，沟壑纵横，摸上去糙糙的，像老人的手。阳光透过花枝，在地上筛下无数光斑，明明灭灭的，像水波在晃动。蜜蜂还在忙着，忙着采蜜，忙着把春天搬进蜂巢。远处传来鸡鸣，传来犬吠，传来孩子的笑闹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混成一种暖洋洋的、懒洋洋的调子。

坐久了，身上落满花瓣。轻轻一抖，花瓣便飘下去，加入到地上的落花中去。那些落花已经失了颜色，粉的不再粉，白的不再白，变成一种枯槁的黄。可是仔细看，它们还是好看的，好看得让人不忍心踩。

天色向晚，该回去了。站起来，拍拍身上的花瓣，回头再看一眼。杏花在暮色里，颜色更淡了，淡得像一层雾，淡得像一个梦。风过处，又有花瓣飘落，飘飘摇摇的，像是舍不得，又像是很舍得。

回去的路上，正在涨潮。那潮声清清凉凉的，像是给这一天的游赏画个句号。我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明年这个时候，杏花还会开。可明年来看花的，还是今天的我吗？或者，今天的我，还能不能是明天的我呢？

这话有点绕，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杏花不管这些，它们只管开，只管落，只管一年一年地等着人来。来的人，不管是赶考的，还是看花的，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它们都一视同仁。在杏花眼里，人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过客，都是来看花的，都是要被时间带走的。

可我还是想来。明年想，后年也想。不为别的，就为在这个山坡上，在这个老树下，发一会儿呆，听一会儿风，看一会儿花。就为在这些粉粉白白的颜色里，找到一点安静，一点踏实，一点让自己觉得没有白活的东西。

这大概就是看花的意义吧。

## 与鸟儿为邻

□张晓红

初春，阳光明媚。早上，我刚拉开窗帘，一只鸟儿像箭一般飞向我的窗台。当它停栖后，我才看清，它脑后有一撮白色羽毛，黑嘴、灰黑色爪子、褐色带橄榄绿的翅膀，黄色眼圈。小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注视着我。呵，是“白头翁”！它们又来了！一阵喜悦，情不自禁轻轻地说：欢迎你们来！

白头翁，它们并不在我窗户对面的树上的窝里长住。我经常在窗台上放一小撮小米或绿豆，想吸引它们过来“作客”，却只听得它们在那儿欢快鸣叫，并不过来。

只是到了初春时节，有过几天风和日丽的日子，一只，随后又一只的白头翁，会在我的窗台上出现，很大胆地看看我。我开心极了，马上去放上它们喜爱的食物。它们或蹦跶跳跃，或拍翅歌唱，再飞到屋顶上去响亮地啁啾，好像是专门来跟我打招呼。

随后，又有一只只白头翁款款飞来……最后若剩下两只，它们就成双人对，比翼相伴了。我最喜欢的是，每天大早，天还蒙蒙亮，它们就会在我窗外大花坛里几米高的茶花树上和并排的更高大的樟树上，互相鸣唱。叫声婉转、清亮，有时如清泉潺潺地流淌；有时又如琴弦柔柔拨奏，悠扬又有韵律。两只鸟儿一吟一唱，一只激越响亮，另一只低回婉转，这定是在唱情歌吧！我静静地聆听，享受着这动人的歌声。

它们要在我窗外这几棵树上构筑新巢，我常悄悄地贴着窗玻璃看一下它们的巢穴。那如绣球一样浑圆的窝，是用树叶、茅草和柔韧的细竹丝和竹叶编织而成。样式好看又牢固，真让人怀疑是出自一双灵巧的双手。但是这么好的“房屋”，它们只住一季，待雏鸟哺养至能独自飞翔了，就再也不恋“旧家”。来年再筑巢也要换在相邻的几丫树枝上，或是另换一棵树，却不会远离我这个窗口。

我又疼爱又小心地护着它们。除了不时在窗台上投喂，还忍痛把那只总惦记小鸟的宠物猫也送走了。

印象中，从小我家就养着小猫儿。前几年，朋友送来一只全身雪白、两只眼睛一只碧绿一只鲜红的可爱的宠物猫。这猫在我们身边乖巧听话，但就是喜欢窜到庭院去追逐小鸟，把它们抓伤。做规矩也没用，虽舍不得，还是转送了他人。现在，我们只收养流浪猫，把流浪猫养成家猫后，倒可与鸟儿们相安无事。有时猫儿在地上躺着晒太阳，小鸟们会在它身边跳跃着玩闹；有时小鸟们在大树上唱歌，小猫儿栖在另外的大树枝干上静默欣赏……如同一幅既和谐又喜人的画。

朋友们也来悄悄地参观，和我开玩笑：你临窗户放着写字台，每天看书写作，这对鸟巢里的白头翁，也沾染书香气啦！这话，还真是说对了！每年与我来毗邻而居的可爱的鸟儿，不像那些在高树上的喜鹊、乌鸦、斑鸠和麻雀，总要时不时地骄傲地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俯瞰着地上众生，争先恐后地刷着存在感。

那对白头翁，安静的时候多，总是栖息在巢里陪着鸟宝宝，或辛勤地往返飞翔，叼来小小的虫儿和野果子来喂养雏鸟。看起来，它们文雅沉静，真像个“文人”的样子了。

在巢里过不多久，它们会带着几只雏鸟出来见世面，培养幼鸟们捕食的技能，传授飞翔的本领，一边示范，一边鼓励它们飞得高飞得远。

有时，趁着它们飞得略远，我又悄悄打开窗户观望。发现几只幼鸟在对面的屋顶上练习飞翔。它们的羽毛稀疏，柔软的翅膀还缺乏力度。但我相信，天道酬勤，只要努力练习，它们总会茁壮成长、展翅翱翔，进入到广阔天地中去。

